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
关系的空间透视
——以苏州地区为中心

吴滔 著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
关系的空间透视
——以苏州地区为中心

吴滔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吴滔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0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ISBN 978-7-5325-5661-8

I. ①清… II. ①吴… III. ①城镇—关系—农村—研究—苏州市—明清时代 IV. ①F29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0826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

——以苏州地区为中心

吴滔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54,000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

ISBN 978-7-5325-5661-8

K·1311 定价:32.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编委会

主 任

李文海

委 员

龚书铎 王思治 经君健 程 献
杨 珍 夏明方 陈 锋

《研究丛刊》总序

《研究丛刊》是为完成清史编纂工程而出版的四种丛刊中的一种(其他三种是《文献丛刊》、《档案丛刊》和《编译丛刊》),其任务是及时编辑出版清史专题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修纂清史是新世纪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中央对新编的清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编纂的清史质量要高,必须是精品,要注重科学性和可读性。确保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2003年1月28日李岚清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个极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需要有很多的条件,作艰苦的努力。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把全部工作建筑在对清代历史的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的基础之上。

专题性研究同综合性学术成果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学术工作者都十分清楚的。专题性研究是基础,综合性学术成果则是概括、提炼、深化和升华。一部优秀的综合性学术成果的产生,又为更加宽阔、更加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提供契机,开辟道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上个世纪八十多年对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的专题研究,也不可能有今天提出清史编纂工程的成熟条件。《清史稿》

的不如人意,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整个学术界缺乏对清史的前期研究,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先天不足。现在,清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清史学术园地硕果累累,这正是历史赐给我们的能够超越前人的重要保证。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要真正能够写出符合中央要求的“清史巨著”和“传世之作”,不但要正确吸收和充分反映已有的清史研究的学术成果,而且在修纂过程中,还要继续进行多方面和多角度的专题研究,使我们对清代历史的认识,不断扩展新的视野,做出新的概括,达到新的境界。

根据这样一些想法,我们希望《研究丛刊》的出版,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一方面,为清史编纂工程不断提供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学术资源,使新编的清史真正站在学术前沿,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特征;另一方面,在清史编纂工程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发现和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拓展和深化清史专题研究,发挥清史编纂工程对整个清史研究的带动作用 and 推动作用。另外,有些难以为新编的清史包涵和容纳的重要研究成果,也可以通过《研究丛刊》单独发表。总之,我们希望《研究丛刊》成为清史编纂工程同史学界,扩大一点说同学术界、同社会联通和交流的一座学术桥梁,一个学术平台。

为了编好《研究丛刊》,我们将按照学术规律的要求,制定明确的工作规程。除此之外,我们仍然想强调几点,作为编委会和作者、读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一是要尊重和提倡学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学术说来,也是学术发展的本质要求。因为学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对未知的探求。如果学术一味因袭前人,墨守成规,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那学术就没有了生命力,没有了活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资格和权利。客观世界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

了解和认识应该不断地发展变化；人的社会实践是永无止境的，我们的理论创新也就没有止境。即使是像历史学这样的学科，也应该在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掌握、历史现象的判断和分析、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等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学术工作。

当然，创新不是天马行空，随意臆测，不是无根据的空想瞎说。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历史学的创新，当然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同时，学术创新，一是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对于历史学来说，应该符合历史实际；二是应该正确地对待传统。对传统必须作辩证的、科学的分析，好的就坚持、就继承；坏的或者错的就否定、就摒弃，并用新的观点、新的结论取而代之，学术就在这种辩证对待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得到前进。

一是要坚持“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研究丛刊》对书稿的取舍，除了坚持“二为”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政治前提外，惟一的标准就是学术水平。除此之外，作者的职位高低、资历深浅、声望大小、辈分长幼以及与工作人员的关系亲疏、人情往来之类，一概都不应成为影响学术判断的因素。我们深知，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有相当的难度。但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体现学术的公平和公正，使已经受到某些污染的学术净土尽量保持自己的纯洁。所谓学术水平，当然不是抽象而不可捉摸的。我们希望，收入《研究丛刊》的著作，在选题上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内容上有原创性的独立见解，在方法上能做到观点和资料的统一，在文字上清新流畅，尽量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样的作品，我们是万分欢迎的。

还有一点,就是要坚持“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点不错的。就学术来说,没有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切磋,相互讨论,相互争辩,学术就不能进步,更谈不上学术的繁荣。梁启超就曾说过:“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思想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表彰某某,罢黜某某’者。学问不厌辩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清代学术概论》)在这里,梁启超不仅讲到了“学问不厌辩难”的道理,而且还讲了学术论辩应抱的态度。确实,在学术界,恐怕还不能说“双百”方针已经贯彻得很好了。过去,有政治上“左”的影响和干扰,但这个问题现在似乎已不是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学术大环境。

因此,有一个正确态度去对待学术争鸣,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在不同学术观点之间,能够怀着追求科学真理的目的,抱着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态度,采用平心静气、充分说理的方法,具有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那么,学术争论愈充分,学术气氛就愈活跃,学术研究就愈深入,学术队伍也就愈加团结。我们愿意为形成这样一种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研究丛刊》如能成功,说到底,在于学术界乃至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热切地期待这一点,并且将用我们的工作来努力争取这一点。

李文海

2004年4月

序

认识吴滔以前我就看过他的论文，已经有了相当深的印象。因此当他成为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后，自然对他寄以更高的期望。

我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到十二岁时才迁至上海。尽管在故乡生活的时间不长，毕竟有直接的体验。通过与生活在附近乡村的亲友的交往，对乡村的情况也有所知。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江南的乡村还比较闭塞，古风犹存，所以我后来每每读到明清时的记载，颇有似曾相识之感。“礼失求诸野”，江南市镇和乡野的经历使我比生活在城市的同龄人更易理解已经消失的“礼”。记得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每每谈及江南旧事，我往往能联系到自己的见闻。为此先师颇为感叹：“你知道的事情比你的年龄要大一代，这就是生长在小地方的好处。”唐长孺先生是江苏吴江人，南浔嘉业堂主人刘承幹是他母舅。他曾长期在南浔生活，并在南浔中学教过历史。1982 年夏天，我接连随侍先师出席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评审会，前后二十多天。唐先生得知我长在南浔，顿时将我当成忘年的同乡。顷刻之间，我仿佛回到了儿时的江南，听长辈说着开天遗事。

吴滔入学以后，除了课程之外，我对他的帮助实在有限。一则因为我杂事多，一则我认为像他这样基础好的人完全可以让他自

由发展,不必过多干预,读博士学位只是给他一次更好的发展机会。但在我们次数并不太多的谈话中,却几乎每次必谈江南。其实江南不是我研究的重点,有关的文献资料他看过的比我多得多。我告诉他的,是根据自己经历和见闻所了解的江南,在这方面,年龄的优势无疑在我。我还告诉他一些书本上不齿记录或士大夫不屑留意的琐事,我以为这些事实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在发生作用,并且经常是社会稳定或保守的因素之一。

我提醒他注意地理因素对江南社会的延续和发展的作用,这些作用不是抽象的,而是实实在在地影响甚至左右着日常生活,并进而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各方面。例如江南的水网地貌和平坦低洼的地形,为工业化前的社会提供了最便捷廉价的交通运输条件,并且早已形成公共交通系统。达官贵人、地主富商可以通过私家船舶进行“门对门”的来往,就是没落的士大夫和穷人,也完全可以通过“航船”来往于城乡之间。我还特别解释过“航船”,因为儿时见过、坐过,我相信明清时早已存在,因为那时南浔的人口往往比解放后还多。搭乘航船极其方便,即使不是本村人或熟人,量力付几文钱就行,偶尔不付钱也照乘不误。这些可用以理解城乡日常关系的细节,光看书未必知道,也未必能把握。我不时和他谈到,同样的自然环境下,文化和传统会起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们对某种地理环境的利用,只要没有超出它的极限,就能产生相对无限的创造力。明清时的江南,有的是那样一些具有创造力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高水准的文化和各种地方的、家族的、社会的传统。所以我鼓励他尽可能多地做实地考察,还要尽量到一些相对边远闭塞的地方去,发掘一些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因素。是否闭塞的重要标准是通公路的时间,一般来说,通得越晚,古物古风保存得越好。

我提醒他的另一件事，是江南保存的历史文献，特别是散落民间的文献比想象的还多。我举南浔镇为例，凭我儿时记忆，尽管谈不上家咏户诵，但断文识字的人的确相当多。其间正好我另一位研究生去湖州调查，发现了一种 20 世纪 30 年代一位老师带领小学生做的南浔调查记录，其类别之细、数字之精、水平之高绝不输于现在的专业调查。解放初镇上还不止一家印刷所，有的还不止一台圆盘印刷机，寻常百姓婚丧喜事、日常生活的不少文书都是铅印的，我亲眼看到过这类铅印的喜帖、讣文、广告、账册、日记本等。据我所知，不少镇都曾有过本地的报纸杂志，本地人出版的著作也不少。尽管经过近代一次次天灾人祸、政治运动的扫荡，散落民间和收藏在公家至今却未被利用的文献资料肯定还不少。因此我鼓励他花更多的精力深入县城乡镇，肯定会大有收获。

但等到他决定以明清江南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我却颇有疑虑：前人已产生这么多的论著，又是当今的显学，你还能有多少创新或突破？再说，博士论文有规定的年限，不可能随心所欲、竭其所能，题目过大了完不成，过小了又显示不出真本领。尽管我知道他不会改变，还是一再劝他要慎重。

果然，在他的论文进行答辩时，尽管评委诸公一开始就肯定“你和他们（指其他博士生）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甚至有人自谦“这不是答辩，是同行请教”，结果却责难苛求，评分连优都没有达到。这对吴滔无疑是个意外的打击，我表面是对他大度地劝解，心里也不禁要问：诸公难道要用教授的水准来评博士论文吗？

所幸吴滔果然不负诸公的苦心，从答辩至今的六年里从未间断过在江南的调查，到中山大学作博士后和任职后也没有停止。他的博士论文也没有匆匆出版，而是不断地修改、补充和完善，终于形成这本《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

区为中心》。所谓“十年磨一剑”，如果从最初的设想开始，吴滔花的功夫已不止十年了。其实，吴滔对这本书还是有不满之处，他新的调查计划并没有随此而中止。如果不是现实确有需要，吴滔或许还会推迟出版，继续修改下去。

作为他当初的导师，我特别要感谢中山大学的陈春声教授、刘志伟教授和他们的研究团队，不仅在吴滔毕业之际热情接纳他去做博士后研究，而且慷慨无私地帮助他继续做这个并非本单位重点所在的题目，并亲身参与吴滔的实地考察，传授他们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使吴滔的江南考察开了新境界。我感慨吴滔的幸运，也对中山大学这种优良的学术传统和踏实学风不胜敬佩。

至于这本书的学术质量如何，究竟是否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我没有多少发言的资格，还是留给同行和读者吧。

葛剑雄，2009年11月20日于奥克兰旅次

目 录

《研究丛刊》总序····· 李文海	1
序·····	1
绪论·····	1
一、问题的提出和学术史回顾·····	1
二、水乡：市镇与农村联络的前提·····	18
三、本书的基本思路和篇章安排·····	32

上编 制度与历史

第一章 “专业市镇”兴起的机制·····	41
第一节 由归有光《论三区赋役水利书》引发的问題·····	43
第二节 两个市镇的兴起·····	60
第三节 沟通与防卫：“镇区范围”之多重表达·····	77
第二章 “镇管村”体制的形成·····	90
第一节 明初县级以下“画地为牢”区划的确立·····	93
第二节 市镇的地位与市镇辖区·····	102

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

第三节 乡镇自治：市镇“固有境界”的重构	118
第四节 余论	129
第三章 分厂传统与市镇区域之塑造：以嘉定宝山为例	133
第一节 从分厂事件到分厂传统	136
第二节 “厂董”职责的扩大和“(粥)厂”功能的转化	150
第三节 从厂镇合流到地方自治	158

下编 空间与人群

第四章 村庙和镇庙：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	179
第一节 “解钱粮”习俗之种种	181
第二节 村庙的自主性	193
第五章 “一田两主”制和主佃关系的新格局	199
第一节 一田两主制及其对主佃关系的影响	201
第二节 抗租事件与租栈的设立	217
第六章 在城与在乡：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	232
第一节 从居所的变动透视士绅的城居与乡居	236
第二节 耕读与服贾：士绅择业对居所的影响	250
第三节 乡村公益活动组织者身份的变化	258
结语	268
附录一 参考文献	273
附录二 重要名词索引	319
后记	331

图 表 索 引

图一	清代苏州府和太仓直隶州图	16
图二	清代苏州地区水系全图	20
图三	光绪时期嘉定县市镇与交通线分布图	26
图四	民国初年嘉定县市镇与交通线分布图	27
图五	安亭和陆家浜与周边市镇关系图	64
图六	清中叶安亭镇平面图	68
图七	乾隆年间甬直镇水栅图	86
图八	雍正二年嘉定县政区图	141
图九	嘉定宝山二县厂、镇区域图	161
图十	1939 年嘉定全县境分乡面积图	173
图十一	东岳庙会解天饷图	182
图十二	道光间昭文县抗租暴动关系图	224
表一	嘉定县合并市乡区域表	172
表二	清代吴江震泽二县人口迁移表	237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和学术史回顾

江南地区自唐宋时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明中叶以后,当地传统市镇的军事及行政机能渐趋退化,商业机能日渐凸显,其规模和数量远超过宋代。至盛清时代,市镇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市镇和农村之间逐渐形成一种生产与贸易的连锁体,构成市镇网络,有学者认为,这里“不仅仅只是在广大的乡村腹地中存在着的两个或三个主要城市,而可以认为这一地区已经是一个城市化很广泛的地区”。^① 这背后有着水陆交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同国家贡赋体系的结构以及经济水平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对明清江南市镇的探讨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其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尤其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始,有关江南市镇的中外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以涉及范围之广泛,论题之深入,几乎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不过,总的来说,以往的研

^① William T. Rowe, “City and Region in the Lower Yangzi”, in Linda Cooke Johnson, ed,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 12.

究趋向,更关注的是市镇的“中央性”机能。^①或者强调市镇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无比强大的“向心力”;^②或者从特定区域以外寻找研究空间,热衷跨区域的比较及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经济联系。^③较少注意市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乃至将农村在城乡关系中的位置悬置起来。

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学界常以城乡二分法或者城乡连续体来概括传统社会的城乡关系,前者从人口的规模与密度、居住形态和社会异质性的角度,将城乡分类进行论述,后者则完全打破二分法的框架,认为城市和农村各有其存在价值和功能,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城乡二分法脱胎于欧洲中世纪的经验,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大多是由农村组成的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直至近代早期,欧洲的城市和农村仍然有着本质的区别:城市一般是房屋的密集体,很多人相当密集地居住在一起,从事不同的劳动,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社会问题;大多数城市都是一个相当自治的社会单位,具有与领主制度占优的农村完全不同的自我管理形式,为了维护市民的秩序,保证收入和生计,需要较为严格的制度和监督。^④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对传统中国城乡关系的理解在西方世界一

①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② 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③ 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④ [德]里夏德·范迪尔门:《欧洲近代生活:村庄与城市》,中译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62、124、130页。